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第二卷 战国·荀况 著
郑红峰 注释
线装藏书馆

荀子



卷二

〔战国〕荀况著 郑红峰注译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
荀子





【原文】

王者之人：饰动以礼义，听断以类，明振毫末，举措应变而不穷。夫是之谓有原。是王者之人也。王者之制：『道不过三代，法不贰后王。道过三代谓之荡，法贰后王谓之不雅。衣服有制，宫室有度，人徒有数，丧祭械用皆有等宜』。声，则凡非雅声者举废；色，则凡非旧文者举息；械用，则凡非旧器者举毁。夫是之谓复古。是王者之制也。王者之论：无德不贵，无能不官，无功不赏，无罪不罚。朝无幸位，民无幸生。尚贤使能，而等位不遗；折愿禁悍，而刑罚不过。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，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。夫是之谓定论。是王者之论也。

【译文】

王者的为人：用礼制修整自己的行动，用法度听断国家的事务；明察秋毫，随机应变，而不陷于穷竭，这就叫做掌握本原。这便是王者的为人。王者的制度：道术不过三代，法制不违反后王。道术超过了三代，就叫做荒唐；法制违反了后王，就叫做不正。衣服有一定的礼制，宫室有一定的法度，用人有一定的界限，丧祭器皿有等级。乐音，一切不合乎正声的，就都把它废止；色彩，一切不合乎旧文的，就都把它抛弃；用具，一切不合乎古制的，就都把它毁除。这就叫做复古。这便是王者的制度。王者的评议：没有德操的不许尊重，没有才能的不许做官，没有功绩的不许受赏，没有罪恶的不许处罚；朝廷上没有侥幸的职位，民众间没有侥幸的生存；尊崇贤明，任用才能，而等级决不能放弃；制裁奸巧，禁止强悍，而刑罚决不能错用。百姓都明明白白地懂得在家庭做善事、在朝廷就受到赏赐，在暗处做坏事、在显处就受到刑罚的道理。这就叫做定论。这便是王者的决策。

【原文】

王者之法：等赋，政事，财万物，所以养万民也。田野，什一；关市，几而不征；山林泽梁，以时禁发而不税。相地而衰政，理道之远近而致贡。通流财物粟米，无有滞留；使相归移也，四海之内若一家。故近者不隐其能，远者不疾其劳。无幽闲隐僻之国，莫不趋使而安乐之。夫是之谓人师。是王者之法也。

【译文】

王者的法制：均等赋税，平正民事，裁制万物，这是用来抚养万民的。土地税，十分取一；关口和集市，只纠察坏人，而不征收税用；山林和渔场，按着时序关闭或开放，而不征收税用；依据着土地的肥薄程度，而征收赋税；区分着道路的远近，而索取各国的

贡赋；流通财物，转运粮食，畅行无阻，使国家互相营救；四海之内，就如同同一家一样。因此，近方国家不隐藏自己的能力，远方国家不惧怕自己的劳苦；即使是遥远偏僻的国家，没有不归顺、派遣使节而感到安乐的。这叫做人民的师表。这便是王者的法制。

【原文】

北海则有走马、吠犬焉，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。南海则有羽翮、齿革、曾青、丹干焉，然而中国得而财之。东海则有紫紬、鱼、盐焉，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。西海则有皮革、文旄焉，然而中国得而用之。故泽人足乎木，山人足乎鱼；农夫不斲削，不陶冶而足械用，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。故虎豹为猛矣，然君子剥而用之。故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莫不尽其美，致其用，上以饰贤良，下以养百姓而乐安之。夫是之谓大神。《诗》曰：『天作高山，大王荒之；彼作矣，文王康之。』此之谓也。

【译文】

北方产良马、猛犬，然而中国得以畜养它们；南方产翎羽、象牙、皮革、曾青、丹砂，然而中国得以利用它们；东方产紫菜、葛布、鱼、盐，然而中国得以吃穿它们；西方产皮革、彩色的旄牛尾，然而中国得以使用它们。所以，在水边住的人，有足够的木材；在山上住的人，有足够的鱼类。农民不伐木，不烧窑，不打铁，而有足够的器用；工人、商人不耕种土地，而有足够的粮食。所以，虎豹够凶猛的了，然而君子剥它们的皮用。因此，天所笼罩的，地所负载的，没有不穷尽到它们的美好，发挥出它们的作用的。在上说，用来供给贤良；在下说，用来蕃养百姓；使他们都享受到安乐。这就叫做无上的神明。《诗经》说：『上天生成这座高山（岐山），大王就占有着它，把它建都之后，文王就安于它。』就是说的这个道理。

【原文】

以类行杂，以一行万；始则终，终则始，若环之无端也。舍是而天下以衰矣。天地者，生之始也；礼义者，治之始也；君子者，礼义之始也。为之，贯之，积重之，致好之者，君子之始也。故天地生君子，君子理天地。君子者，天地之参也。万物之总也，民之父母也。无君子，则天地不理，礼义无统，上无君师，下无父子，夫是之谓至乱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，始则终，终则始，与天地同理，与万世同久，夫是之谓大本。故丧祭、朝聘、师旅，一也。贵贱、杀生、与夺，一也。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，一也。农农、士士、工工、商商，一也。



【译文】

用类别来通察驳杂，用一端来通察万端。开始，就得有个终结，终结，就得有个开始，好像圆环的没有起点儿一样。除掉这个，天下就要趋于衰竭了。天地是生养的本始，礼义是政治的本始，君子是礼义的本始。使人民修习礼义，累积礼义，做到礼义，这是君子的事务。所以，天地生养君子，君子顺理天地。君子是天地的参赞，是万物的总领，是人民的父母。没有君子，天地就不能顺理，礼义就没有统系。在上没有君师，在下没有父子，这就叫做大的紊乱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，从开始到终结，从终结到开始，和天地的文理相同，和万世的长久相同。这就叫做大的本元。所以，丧祭、朝聘、用兵，都是一个道理；贵贱、杀生、与夺，都是一个道理；君作为君，臣作为臣，父作为父，子作为子，兄作为兄，弟作为弟，都是一个道理；农作为农，士作为士，工作为工，商作为商，都是一个道理。

【原文】

水火有气而无生，草木有生而无知，禽兽有知而无义；人有气、有生、有知，亦且有义，故最为天下贵也。力不若牛，走不若马，而牛马为用，何也？曰：人能群，彼不能群也。人何以能群？曰：分。分何以能行？曰：义。故义以分则和，和则一，一则多力，多力则强，强则胜物，故宫室可得而居也。故序四时，裁万物，兼利天下，无它故焉，得之分义也。

【译文】

水火有气息而没有生命，草木有生命而没有知觉，禽兽有知觉而没有道义。人有气息，有生命，有知觉，而且有道义，所以是最为天下所尊贵的。人的气力不如牛，奔跑不如马，可是牛马都被人所使用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：人能够合群，它们不能合群。人为什么能够合群呢？回答说：人有（一定的）职分。职分为什么能够实行呢？回答说：人有道义。所以，具备了道义，而又安于职分，人们就可以相互和同；能够相互和同，就能够齐一；能够齐一，就力量多；力量多，就强壮；强壮，就能够战胜万物。所以人们得以在宫室里安居。所以，顺守四时，裁制万物，教天下都得到利益，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由于有道义和职分而获得的。

【原文】

故人生不能无群，群而无分则争，争则乱，乱则离，离则弱，弱则不能胜物，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——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。能从事亲谓之孝，能从事兄谓之弟，能从事上谓之顺，能以使下谓之君。君者，善群也。群道当，则万物皆得其宜，六畜皆得其长，群生皆得其命。故养长时，则六畜育；杀生时，则草木殖；政令时，则百姓一，贤良服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，人在生活中，不能没有百姓。在百姓中，没有职分，就有争端；有争端，就会紊乱；紊乱，就会分离；分离，就会薄弱；就不能够战胜万物。所以人们就不可能在宫室里安居。这些是一时一刻也不可以抛弃礼义的道理。能够用礼义来事奉父母，就叫做孝；能够用礼义来事奉兄长，就叫做悌；能够用礼义来事奉君上，就叫做顺；能够用礼义来役使下民，就叫做君。君，就是善于处理百姓的意思。处理百姓的方法妥当，万物就都适宜，牲畜就都生长，众生就都安于他们的性命。所以，长养及时，牲畜就得以发育；砍伐及时，草木就得以繁殖；政令及时，百姓就得以齐一，贤良就衷心悦服。

【原文】

圣王之制也；草木荣华滋硕之时，则斧斤不入山林，不夭其生，不绝其长也；鼃鼃、鱼鳖、鳅鱣孕别之时，罔罟、毒药不入泽，不夭其生，不绝其长也。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四者不失时。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；污池渊沼川泽，谨其时禁，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；斩伐养长不失其时，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。

【译文】

圣人的法制，草木繁荣茂盛的时节，刀斧不要带到山林里去，就是为了不夭折它们的滋生，不断绝它们的成长；鱼鳖之类怀孕生育的时节，渔网、毒药不要带到池泽里去，就是为了不夭折它们的滋生，不断绝它们的成长。春季耕种，夏季耘苗，秋季收割，冬季积藏，四季不失时机，所以五谷持续不断，而百姓都有富余的粮食。池塘、沼泽、河流，严守时节的禁令，所以鱼鳖繁殖迅速，而百姓都有富余的钱财；砍伐、滋养，不失时机，所以山林不致荒凉，而百姓都有富余的器材。

【原文】

圣王之用也：上察于天，下错于地；塞备天地之间，加施万物之上；微而明，短而长，狭而广；神明博大以至约。故曰：一与一，是为人者，谓之圣人。

【译文】

圣王的行动，在上方，要观察天时；在下方，要筹措地利；充实于天地之间，加施于万物之上，隐微而显明，短暂而悠长；狭隘而宽阔，神明、广大，而又非常简约，所以说：经常以唯一正确的策略治理人民的，就叫做圣人。



【原文】

序官：宰爵知宾客祭祀飨食牺牲牢之数。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数。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。修宪命，审诗商，禁淫声，以时顺修，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，大师之事也。修堤梁，通沟浍，行水潦，安水臧，以时决塞，岁虽凶败水旱，使民有所耘艾，司空之事也。相高下，视饶肥，序五种，省农功，谨蓄藏，以时顺修。使农夫朴力而寡能，治田之事也。修火宪，养山林藪泽草木鱼鳖，百索，以时禁发，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，虞师之事也。顺州里，定廛宅，养六畜，间树艺，劝教化，趋孝弟，以时顺修，使百姓顺命，安乐处乡，乡师之事也。论百工，审时事，辨功苦，尚完利，便备用，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，工师之事也。相阴阳，占禄兆，钻龟陈卦，主禳择五卜，知其吉凶妖祥，伛巫跛击之事也。修采清，易道路，谨盗贼，平室律，以时顺修，使宾旅安而货财通，治市之事也。扑急禁悍，防淫除邪，戮之以五刑，使暴悍以变，奸邪不作，司寇之事也。本政教，正法则，兼听而时稽之，度其功劳，论其庆赏，以时慎修，使百吏免尽而众庶不偷，冢宰之事也。论礼乐，正身行，广教化，美风俗，兼覆而调一之，辟公之事也。全道德，致隆高，綦文理，一天下，振毫末，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，天王之事也。故政事乱，则冢宰之罪也；国家失俗，则辟公之过也；天下不一，诸侯俗反，则天王非其人也。

【译文】

序列官职：宰爵，要明了宾客、祭礼、宴享、宰杀的数目；司徒，要明了百族、城郭、器具的数目；司马，要明了部队、甲兵、战车的数目。审核诗歌，禁止淫声，顺随着时节去修整，使外国的邪音不敢混乱雅乐，这便是太师的职务。修堤架桥，疏通渠道，引导积水，安设水库，依据着季节去开放、堵塞，即使遇到凶荒旱涝之年，使人民还得以耕种，这便是司空的职务。识别土地的高洼，观察土地的肥薄，调整五谷种植的序列，考核农民的劳动，慎重地蓄藏粮食，顺随着时节去修整，使农民致力于农桑，减少其他的技艺，这便是田官的职务。保养山林、池泽、草木、鱼鳖、蔬菜，依据着季节去禁止、开放，使国家费用充足，货物畅通，这便是虞师的职务。和顺乡里，安定居处，豢养家禽，学习种树，勉力教化，促进孝悌，顺随着时节去修整，使百姓们顺守教令，安泰地在乡村居处，这便是乡师的职务。考核百工，审察时事，分辨精粗，崇尚坚利，方便器用，使雕琢文采不敢在私家制造，这便是工师的职务。观察阴阳，占候日月风云的气象，用龟甲卜兆，用蓍草布卦，选择五卜之术，明了吉凶灾祥，这便是巫覡的职务。修除墓地、厕所，平整道路，防备贼盗，整顿居舍和市容，顺随着时节去修整，使商人乐业，货财流通，这便是治市的职务。制裁奸巧，严禁凶

悍，防备淫乱，排除邪道，处以五刑，使那些强暴凶悍的人有所变化，不再作奸邪的事情，这便是司寇的职务。推广政教，修订法令，端正准则，多方听取人民呼声，而且经常加以考核，度量人民的功劳，评论人民的赏赐，顺随着时节去修整，使百官勉力尽职，使群众不生怠惰，这便是太宰的职务。制定礼乐，端正行为，推广教化，改善风俗，多方抚爱人民，而且加以调整齐一，这便是诸侯的职务。纯全道德，取得尊荣，穷究文理，统一天下，不失细节，使天下没有人不归顺从服，这便是天子的职务。所以，政事紊乱，就是太宰的罪过；国风败坏，就是诸侯的罪过；天下不统一，诸侯要背叛，就是天王不是英明之主。

【原文】

具具而王，具具而霸，具具而存，具具而亡。用万乘之国者，威强之所以立也，名声之所以美也。敌人之所以屈也，国之所以安危，臧否也，制与在此亡乎人。王、霸、安存、危殆、灭亡。制与在我亡乎人。夫威强未足以殆邻敌也，名声未足以县天下也，则是国未能独立也，岂渠得免夫累乎？天下胁于暴国，而党为吾所不欲，于是者，日与桀同事同行，无害为尧，是非功名之所就也，非存亡安危之所堕也。功名之所就，存亡安危之所堕，必将于愉殷赤心之所诚。以其国为王者之所，亦王；以其国为危殆灭亡之所，亦危殆灭亡。

【译文】

具备了所具备的条件，就成为王者；具备了所具备的条件，就成为霸者；具备了所具备的条件，国家就获得保存；具备了所具备的条件，国家就遭到灭亡。作为一个万乘之国，它的威武之所以能够建立，它的名声之所以能够美好，它的敌人之所以能够屈服，它的本国之所以获得安危、好坏，裁决都在它本身，而不在别人。成王、成霸、安存、危殆、灭亡，裁决都在它本身，而不在别人。它的威强并不足以危害邻邦，它的名声并不足以维系天下，这样的国家就不能够独立存在，又怎么能够免除困累呢。天下被暴国所威胁，就亲善我所不愿意亲善的国家；在这种形势之下，就是天天同桀王共事同行，也无妨于我可以成为帝尧；这并不是功名之所以有成就的（主因），并不是存亡、安危之所以有归宿的（主因）。功名之所以有成就，存亡、安危之所以有归宿，必定将要表现于本人赤心、诚信的所在。将自己的国家作为王者的所在，也就可以成为王者；将自己的国家作为危殆、灭亡的所在，也就可以遭到危殆、灭亡。

【原文】

殷之日，案以中立，无有所偏而为纵横之事，偃然案兵无动，以观夫暴国之相卒也。案平政教，审节奏，砥砺百姓，为是之日，而兵剽天下劲矣；案修仁义，伉隆高，正法则，选贤良，养百姓，为是之日，而名声剽天下之美矣。权者，重之；兵者，劲之；

名声者，美之。夫尧舜者一天下也，不能加毫末于是矣！

【译文】

在国家全盛时期，自己就保持中立，无所偏倚，而且进行合纵连横的外事活动，安安泰泰地按兵不动，来观察暴国的互相交接；于是平定政教，审察礼乐，训练百姓，在这个时期，国家的兵力就成为天下最强劲的了；于是修行仁义，力求尊荣，整顿法令，选举贤良，抚养百姓，在这个时期，国家的名声就成为天下最美好的了。兵力强劲了，名声美好了，就是那尧舜的统一天下，也不能比这个再加强多少了。

【原文】

权谋倾覆之人退，则贤良知圣之士案自进矣；刑政平，百姓和，国俗节，则兵劲城固，敌国案自诘矣；务本事，积财物，而勿忘栖迟薛越也，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，则财物积，国家案自富矣。三者体此而天下服，暴国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。何则？彼无与至也。彼其所与至者，必其民也；其民之亲我也欢若父母，好我芳若芝兰，反顾其上，则若灼黥，若仇讎；彼人之情性也虽桀、跖，岂有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？彼以夺矣。故古之人，有以一国取天下者，非往行之也，修政其所，莫不愿，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。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，曰：『何独不来也？』东征而西国怨，曰：『何独后我也？』孰能有与是斗者与？安以其国为是者王。

【译文】

搞权谋、搞倾覆的人退出朝廷，那贤良、明智的儒士就都自然而然地到来；政治平定，百姓和谐，国俗节俭，兵力强劲，城防坚固，敌对的国家就都自然而然地引退；致力农事，积聚财物，而不忘掉搁置、散失的亏损，使群臣百姓，都按着制度办事，因而财物积蓄，国家就自然而然地富有起来。三者都体验到这样，因而天下就都来顺服；那暴国之君，自然而然地就不能够使用他的兵力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由于没有人同他来侵犯我们。他所同他来侵犯我们的，必定是他的民众；可是他的民众亲近我们，就如同同父母那样喜欢、爱好我们，就像芝兰那样芳香。回头看看他的君上，就如同酷刑一样，就如同仇敌一样。一般人的本性，就算是夏桀、盗跖，哪肯有作自己所憎恶的事物、败坏自己所喜好的事物的呢？他们已经被我们夺得了。所以，古来的人，有凭着一个国就取得天下的，并不是去役使民众，而是修正其法，从事民众所都愿意的事物。这样，就可以斩除残暴，制止凶悍了。所以，周公向南国出征，而北国就埋怨说：『为什么独独不到我们这里来呢？』向东国出征，而西国就埋怨说：『为什么独独把我们丢在后边呢？』哪能有同这样的君主争斗的呢？这就是利用自己的国家这样做而成为王者。



【原文】

殷之日，安以静兵息民，慈爱百姓，辟田野，实仓廩，便备用，安谨募选阅材伎之士，然后渐赏庆以先之，严刑罚以防之，择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贯也，是以厌然畜积修饰，而物用之足也。兵革器械者，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，我今将修饰之，拊循之，掩盖之于府库。货则粟米者，彼将日日栖迟薛越之牛野，我今将畜积并聚之于仓廩。材技股肱、健勇爪牙之士，彼将日日挫顿竭之于仇敌，我今将来致之、并阅之、砥砺之于朝廷。如是，则彼日积敝，我日积完；彼日积贫，我日积富；彼日积劳，我日积佚。君臣上下之间者，彼将厉厉焉日日相离疾也，我今将顿顿焉日日相亲爱也，以是待其敝。安以其国为是者霸。

【译文】

在国家全盛的时期，自己就休养士兵，安息民众，慈爱百姓，开辟田地，充实仓库，方便器用，就慎重地募求、选择、容蓄有才能有技巧的儒士，然后厚重地用赏赐来引导民众，严格地用刑罚来防范民众；选择儒士中通达事物的，使他们互相牵制。所以他们都安泰地蓄积财物，修整身心，因而物用得到充足。关于兵革器械，别国天天把它们暴露和毁坏在原野之中；而我们就把它们修整、擦拭、掩盖在库府之中。关于货财粮食，别国天天把它们搁置、散失在原野之中；而我们就把它们蓄积、合并在仓库之中。关于材技、膀臂、健勇、爪牙的士卒，别国天天把他们顿挫、穷竭在战场之上，而我们就把他们招致、检阅、锻炼在朝廷之中。这样，他们就一天一天地趋向于残破，而我们就一天一天地趋向于完整；他们就一天一天地趋向于贫乏，而我们就一天一天地趋向于富有；他们一天一天地趋向于疲劳，而我们一天一天地趋向于安逸。在君臣上下之间，他们将要凶狠地一天一天地相互背离，而我们将要淳厚地一天一天地相互亲爱。利用这种办法来等待着他们的疲敝。这就是利用自己的国家这样做而成为霸者。

【原文】

立身则从佣俗，事行则遵佣故，进退贵贱则举佣士，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庸宽惠，如是者则安存。立身则轻桎，事行则黜疑，进退贵贱则举佞倖，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好取侵夺，如是者危殆。立身则骄暴，事行则倾覆，进退贵贱则举幽险诈故，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，则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劳，好用其籍敛矣而忘其本务，如是者灭亡。

【译文】

立身就顺从平庸的习俗，行事就遵循平庸的事实，任免就选举平庸的儒士；在接近一般群众的时候，就施行宽厚和恩惠；这样的



君主，就会获得安泰和生存。立身就表示轻慢、粗恶，行事就表示明察、狐疑，任免就选举偏佞、谄媚的小人；在接近一般群众的时候，就喜欢剥夺、侵犯；这样的君主，就会遭到危殆。立身就表示骄傲、凶暴，行事就表示颠覆、陷害，任免就选举阴险、奸诈的小人；在接近一般群众的时候，就喜欢民众对自己出死力，而轻慢他们的功劳；喜欢对他们横征暴敛，而忘了他们的基本业务（农业）；这样的君主，就会遭到灭亡。

【原文】

此五等者，不可不善择也，王、霸、安存、危殆、灭亡之具也。善择者制人，不善择者人制之；善择之者王，不善择之者亡。夫王者之与亡者，制人之与人制之也，是其为相县也亦远矣。

【译文】

这五等的君主，是不可以不好好选择一下的，这便是王者、霸者、安存、危殆、灭亡的具体条件。善于选择的，就制裁民众；不善于选择的，就被民众所制裁；善于选择的，就成为王者；不善于选择的，就陷于亡国。这种王者和亡国，制裁人和被人所制裁，其中的相互悬殊是相当遥远的！

富国篇第十

【题解】

《富国》篇从人们要『明分使群』谈起，阐述了荀子的富国思想。荀子认为：人与自然万物共存于宇宙之中，生存不是问题，然而，要想让国家富强，就必须开源节流。首先，以农为本，抓好农业发展这个根本大业；其次，要节约开支，从而让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。为此，荀子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发展经济的政治准则和方针政策：用政治手段促进社会稳定发展，『名分使群』，『民裕以政』；提高百姓的劳动积极性，『尚贤使能』；『严明赏罚』；调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关系，『强本抑末』『节用裕民』等。另外，荀子还论述了与富国息息相关的两个内容：一是君王对诗百姓要遵循『三德』，另一个是如何观察国家的治乱、贫富。本篇所论及的为百姓谋利益、富民强国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意义重大，而且对当今社会发展仍有启发意义。

【原文】

万物同宇而异体，无宜而有用为人，数也。人伦并处，同求而异道，同欲而异知，生也。皆有可也，知愚同；所可异也，知愚分。势同而知异，行私而无祸，纵欲而不穷，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。如是，则知者未得治也；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；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；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。无君以制臣，无上以制下，天下害生纵欲。欲恶同物，欲多而物寡，寡则必争矣。故百技所成，所以养一人也。而能不能兼技，人不能兼官，离居不相待则穷，群而无分则争。穷者，患也；争者，祸也。救患除祸，则莫若明分使群矣。强胁弱也，知惧愚也，民下逮上，少陵长，不以德为政，如是，则老弱有失养之忧，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。事业所恶也，功利所好也，职业无分，如是，则人有树事之患，而有争功之祸矣。男女之合，夫妇之分，婚姻，娉内，送逆无礼，如是，则人有失合之忧，而有争色之祸矣。故知者为之分也。

【译文】

万物并存于宇宙空间之中，而形体各不相同，它们没有固定的用途，但却都对人们有用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各种类别、等级的人群居在一起，同样有追求而思想原则却不同，同样有欲望而智能却不同，这是人的本性。人们都有所认可的，聪明的人和愚蠢的人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。但是他们所认可的事物是不同的，由此就区分出了聪明和愚蠢。如果人们的地位相同而智慧并不相同，谋取私利而不受惩罚，随心所欲而不会受到阻碍，那么人们将奋起争竞，求取私欲，而不可说服了。像这样，那么有智能的人就得不到权力来治理国



家。得不到权力来治理国家，那么他们的功业和名望就不能成就。他们的功业和名望不能成就，那么人群就不会有等级差别；人群没有等级差别，那么君主与臣下的关系就不能确立了。没有君主来统治臣子，没有上级来控制下级，那么天下的祸乱就会因为各人的为所欲为而不断发生。人们需要的东西是一样的，所厌恶的东西也是一样的，可是需要的多而东西少，东西少就一定会发生争夺了。各行各业的人所制成的产品是用来供养一个人的生活所需的。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同时精通所有的技艺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，所以人如果离群索居而不互相依靠就会陷入困境，如果群居而没有名分规定就会发生争夺。无法生存下去，是一种祸患，发生争斗也是一种灾难。要消除祸患免除灾难，就没有比明确各人的名分、使人们结合成社会群体更好的办法了。如果强暴的威胁弱小的，聪明的害怕愚昧的，下民违抗君上，年轻的欺凌年长的，不根据礼义道理来治理政事，像这样，那么年老体弱的人就会有无人抚养的忧虑，而身强力壮的人也会有互相争斗的祸患了。做事干活是人们所厌恶的，功名利益是人们所喜欢的，如果各人的职事没有名分规定，像这样，那么人们就会有难以建树事业的忧患，而且还会有互相争夺功劳的祸患了。男女的结合、夫妇的区别、娶妻出嫁、定亲送礼、送女迎亲等如果没有相应规定，人们便会有失去配偶的担忧，争夺女色的祸患便时有发生。所以，智者给人们制定了其中的区分。

【原文】

足国之道：节用裕民，而善臧其余。节用以礼，裕民以政。彼裕民，故多余；裕民。则民富。民富，则田肥以易；田肥以易，则出实百倍。上以法取焉，而下以礼节用之。余若丘山，不时焚烧，无所臧之。夫君子奚患乎无余？故知节用裕民，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，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。此无它故焉，生于节用裕民也。不知节用裕民，则民贫；民贫，则田瘠以秽；田瘠以秽，则出实不半。上虽好取侵夺，犹将寡获也；而或以无礼节用之，则必有贪利纠诤之名，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。此无它故焉，不知节用裕民也。

《康诰》曰：『弘覆乎天，若德裕乃身。』此之谓也。

【译文】

使国家富足的途径是，节约财政开支，让民众多创造财富，并能够妥善贮藏多余的粮食和各种财物。节约财政开支要依靠礼制约束，让民众多创造财富要依靠政策导向。哪个国家推行让民众多创造财富的政策，该国家就会粮食多财物广；民众多创造财富，就会富裕起来。民众富裕了，农田会被多施肥，农作物耕种会精耕细作；农田多施肥且精耕细作，生产出来的谷物就会上百倍地增长。国君要依照法律规定向民众收税，而臣民要按照礼制规定，俭省节约。其他像山林之利，可以不时地加以放火烧山，让山林中的可用财

富为人类所利用。这样，君子哪里还用担心不年年有余呢？所以，懂得节约财政开支，让民众众多创造财富，君主就一定会享有仁爱，正义，圣明，善良的名声，而他的国家拥有的财富也会堆积如山。这其实并无别的什么原因，只是因为贯彻了节约财政开支，让民众众多创造财富的政策方针。如果不懂得节约财政开支，让民众众多创造财富的道理，民众就会贫困；民众贫困，农田就会贫瘠甚至于荒芜；农田贫瘠而荒芜，收获的谷物就难以达到正常收成的一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国君即使热衷于增加赋税，甚至巧取豪夺，实际的财政收入仍将是很少的；再加上有时还不能按照礼制规定节约财政开支，那就一定会只是落了个贪婪搜刮的坏名声，而实际上还是粮仓空空，财政匮乏。这也没有别的什么原因，只是因为不懂得节约财政开支，不懂得让民众众多创造财富的道理。《尚书·康诰》上说：『博爱众生呀要像上天普照大地，若能遵行礼义道德，能使你本人也得到富裕。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。

【原文】

礼者，贵贱有等，长幼有差，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。故天子衽黼衣冕，诸侯玄纁衣冕，大夫裨冕，士皮弁服。德必称位，位必称禄，禄必称用。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，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。量地而立国，计利而畜民，度人力而授事，使民必胜事，事必出利，利足以生民，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，必时臧余，谓之称数。故自天子通于庶人，事无大小多少，由是推之。故曰：『朝无幸位，民无幸生。』此之谓也。

轻田野之税，平关市之征，省商贾之数，罕兴力役，无夺农时，如是，则国富矣。夫是之谓以政裕民。

【译文】

所谓礼，就是高贵的和卑贱的有不同的等级，年长的和年幼的有一定的差别，贫穷的和富裕的、权轻势微的和权重势大的都各有相宜的规定。所以天子穿大红色的龙袍、戴礼帽，诸侯穿黑色的龙袍、戴礼帽，大夫穿裨衣、戴礼帽，士戴白鹿皮做的帽子，穿白色褶子裙。德行必须和职位相称，职位必须与俸禄相称，俸禄必须与能力相称。从士以上，就必须用礼乐制度去节制他们，对群众百姓就必须用法度去治理他们。根据土地的大小来划分行政区域，计算收益多少来养育百姓，评估人的能力大小来授予工作；使人民一定能胜任自己的工作，他们的工作一定能产生经济效益，而这种收益又足够用来养活百姓，普遍地使他们穿的、吃的以及各种费用等支出能和收入相抵，一定及时地把他们多余的粮食财物储藏起来，这叫做合乎法度。所以，从天子到平民百姓，事情无论大小多少，都要按照礼的规定来类推。古书上说：『朝廷上没有无德无功而侥幸获得官位的，百姓中没有游手好闲而侥幸获得生存的。』说的就是



这个道理。

减轻田土山野的赋税，公平合理地在关卡集市征收赋税，减少商人的数量，少搞劳役，不要耽误农时，像这样，那么国家就会富裕了。这叫做用政治措施来使老百姓富裕。

【原文】

人之生，不能无群，群而无分则争，争则乱，乱则穷矣。故无分者，人之大害也；有分者，天下之本利也；而人君者，所以管分之枢要也。故美之者，是美天下之本也；安之者，是安天下之本也；贵之者，是贵天下之本也。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，故使或美、或恶，或厚、或薄，或逸乐、或劬劳，非特以为淫泰、夸丽之声，将以明仁之文，通仁之顺也。故为之雕琢、刻镂、黼黻、文章，使足以辨贵贱而已，不求其观；为之钟鼓、管磬、琴瑟、竽笙，使足以辨吉凶、合欢定和而已，不求其余；为之宫室台榭，使足以避燥湿、养德、辨轻重而已，不求其外。《诗》曰：『雕琢其章，金玉其相，亶亶我王，纲纪四方。』此之谓也。

【译文】

人要生活，就不能没有社会群体，在社会群体中生活却没有等级名分，就会你争我夺，你争我夺就会动荡不安，动荡不安就会陷入困境。所以，没有等级名分是人类生活的巨大灾难；有等级名分，是人们生活的根本利益。君主是掌管等级名分的关键人物，所以，赞美君主就是赞美人类生活的根本利益，维护君主就是维护人类生活的根本利益，尊重君主就是尊重人类生活的根本利益。古圣王用名分来治理民众，用等级来区别臣民；让他们有人受褒奖，有人受惩罚，有人待遇高，有人待遇差，有人得安乐，有人受劳苦，其目的并非要造成放荡奢侈的生活或为自己赢得好名声，而是要彰明仁德的礼仪，贯彻仁德的秩序。所以，为人们的器物雕图案，礼服上面绘花纹，不过是为了分辨高贵和卑贱罢了，并非为了追求美观；为人们设置钟鼓、管磬、琴瑟、竽笙等乐器，不过是为了让人们在区别吉凶，一起欢庆而和谐相处时有点气氛罢了，并没有别的追求；为人们建造宫室、台榭，不过是为了让人来遮风避雨，修养德性，分辨尊卑罢了，别无他求。《诗经》上说：『雕琢器物成纹章，宛如金玉一个样。勤勤恳恳我君王，统领四面又八方。』说的就是这个事情。

【原文】

若夫重色而衣之，重味而食之，重财物而制之，合天下而君之，非特以为淫泰也，固以为王天下，治万变，材万物，养万民；兼制天下者，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！故其知虑足以治之，其仁厚足以安之，其德音足以化之。得之则治，失之则乱。百姓诚赖其知也，

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，以养其知也。诚美其厚也，故为之出死断亡以覆救之，以养其厚也；诚美其德也，故为之雕琢刻镂，黼黻文章以藩饰之，以养其德也。故仁人在上，百姓贵之如帝，亲之如父母，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。无它故焉，其所是焉诚美，其所得焉诚大，其所利焉诚多。《诗》曰：『我任我犂，我车我牛，我行既集，盖云归哉！』此之谓也。

【译文】

至于把色彩丰富的衣服给君主穿，把各种各样的食品给君主吃，积聚多种多样的财物来让君主使用，把整个天下交给君主来统治它，这并不是特意要用它们来造成放荡奢侈，而不过是为了能够统一天下，处理各种事变，管理利用万物，养育老百姓，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。能够这样做的人实在没有比仁德的君子更好的了。那仁人君子的智能足够用来治理老百姓，他的仁爱厚道足够用来安抚老百姓，他的道德声望足够用来教育感化老百姓。得到了这样的人，天下就安定；失去了这样的人，天下就混乱。老百姓真心实意要依靠他的智能，所以才成群结队地替他劳动来努力使他安逸，以此来保养他的智能；老百姓真心实意地赞美他的仁厚，所以才出生入死地来保卫捍卫他，以此来保养他的仁厚；老百姓真心实意赞美他的德行，所以才给他在各种器具上雕刻图案、在礼服上画上各种彩色花纹来遮蔽装饰他，以此来保养他的德行。所以仁人君子处在君位上，老百姓尊重他就像敬重天帝一样，爱戴他就像爱戴父母一样，为他出生入死也心甘，这并没有其他的缘故，就是因为他所确定的政令实在好，他所取得的成就实在大，他所带来的好处实在多啊。《诗经》上说：『我背粮食我拉车，我扶车子我牵牛，我们的任务已完成，吩咐我们都回去。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
【原文】

故曰：『君子以德，小人以力。力者，德之役也。』百姓之力，待之而后功；百姓之群，待之而后和；百姓之财，待之而后聚；百姓之势，待之而后安；百姓之寿，待之而后长。父子不得不亲，兄弟不得不顺，男女不得不欢，少者以长，老者以养。故曰：『天地生之，圣人成之。』此之谓也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说：『君子靠德行，小人靠力气。干力气活的人，要靠有德行的君子来役使。』民众的体力劳动，要靠君子治理才会显出成效；百姓的群类生活，要靠君子治理才会和睦相处；百姓的财物，要依靠君子的才能集中起来；百姓的生活，要依靠君子的统治才能安稳；百姓的寿命，要通过统治才能长寿。在君子的统治之下，父子之间不能不亲密，兄弟之间不能不和顺，夫妇之间不能不欢乐。



青少年在统治秩序中长大成人，老年人在统治秩序中得到赡养。所以说：『天地生养了他们，圣人成就了他们。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【原文】

今之世而不然。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，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，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。不然而已矣，有掎掎伺诈，权谋倾覆；以相颠倒，以靡敝之。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。是以臣或弑其君，下或杀其上；粥其城，倍其节，而不死其事者，无它故焉，人主自取之。《诗》曰：『无言不讎，无德不报。』此之谓也。

【译文】

如今的世道却不是这样。在上位的人加重对金钱货币的搜刮来掠夺百姓的财产，加重对田地的税收来抢夺百姓的粮食，加重对关卡和集市的收税来阻碍百姓的贸易活动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抓住对方的弱点伺机欺诈、玩弄权术阴谋进行倾轧陷害，用这种手段来互相颠覆，来摧残百姓。百姓明明知道这种人污秽肮脏残暴淫乱，知道国家将要因此而遭受极大的危难与灭亡。于是，有的臣子就杀死了他们的君主，有的下级杀死了他们的上司。有的出卖城池、违反节操而不为君主的事业卖命，这没有其他的缘故，而是君主自作自受的结果。《诗经》上说：『说话总会有应答，施恩总会有报答。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【原文】

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。掩地表亩，刺草殖谷，多粪肥田，是农夫众庶之事也。守时力民，进事长功，和齐百姓，使人不偷，是将率之事也。高者不旱，下者不水，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，是天下之事也。若夫兼而覆之，兼而爱之，兼而制之；岁虽凶败水旱，使百姓无冻馁之患，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。

【译文】

让天下普遍富足的办法是明确分工。开垦田地，划好地界，人们除草种植农作物，多施粪使土地肥沃，这是农民群众的事。按季节动员民众服役公共工程，促进生产，增加收益，让老百姓和谐一致，齐心协力，人人都不偷懒，这是将帅的事。高处的农田不干旱，洼地的农田不受涝，寒暑按季节往来，庄稼按时令成熟，这是自然界的事。至于庇护所有的民众，爱抚所有的人民，管理所有的老百姓，即使旱涝年岁，饥荒歉收，也使老百姓不挨饿不受冻，这便是圣君贤相的事情了。